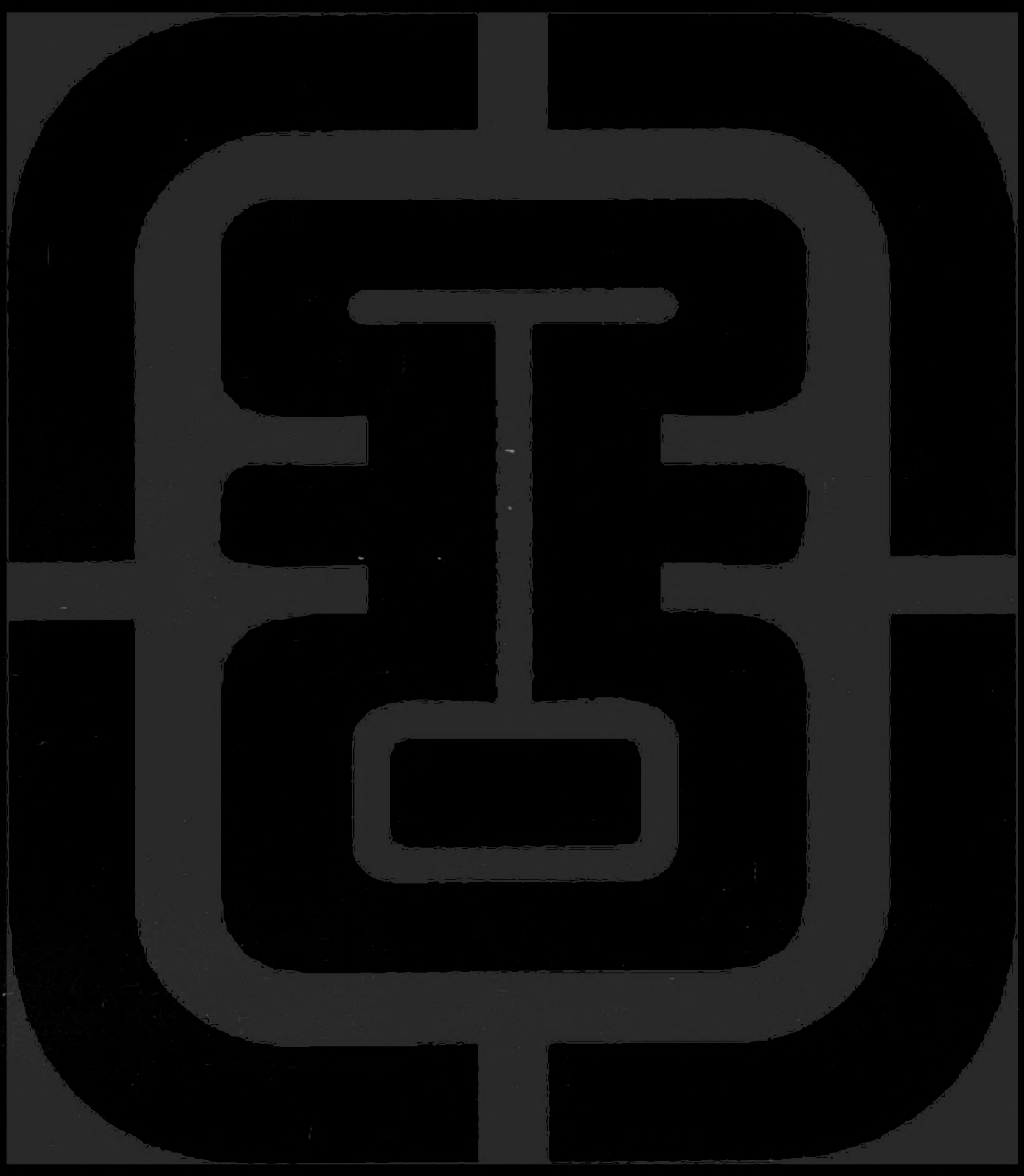


五



皇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四

書簡

與林諭德亨大書

奉列後以三月七日抵青縣由滹沱北上至河間謁辭先壘親故朋友
爭欲買田築室留居第先人丘墓在江南固辭而行十五日抵滄州會
妹婿守禦趙瑛千戶尾舟送至新橋因其入京之便專此布達知年兄
必懸于不肖者廉伯世賢二先生不及另書同此申意餘多不敢通
問也趙千戶謹飭好學進見之際乞垂教念凡百得時加青目充荷推
愛

簡趙郎中夢麟

南歸道京口甚欲一見不意有金陵之行嘗一造問令郎輩無一人在
悵快不已縣侯寓公請登焦山訪甘露歸過海岳庵遺墟歸然知所謂
愛山之亭者必在其下思與吾夢麟共舉一觴盡林壑之勝不可得也

愛山亭卷無興不能執筆携歸山中俟他日寄上或可訂杖藜訪君之約舟行匆不盡所欲言幸心照

簡丹徒王尹公濟

南歸五目前行李匆之甚尚為西山一行往返得詩十首因閱舊稿錄上公濟契兄使知僕平日之迂以緩為急至於如此又聞公濟亦曾往遊如有所得不吝寫示以增野人臥遊之興何如

簡錢宗甫御醫

南歸欲得一見不意往謁第君必有所遇且有所聞也在潞河迎旅嘗為人題老子出關圖因輒書以識留別之意俟人言稍靜當黃冠野服命棹訪君以叩所欲聞者餘不一

簡錫山致政秦方伯廷詔

南歸計獲奉晤言以叙間闊不意自潞河與世賞庶子相失沿途相尾不能復合心旌懸一夜至錫山得聞榮尹言世賞在姑蘇相候甚久方

欲去之以是即放舟行不得相見無任快悵至姑蘇而世賞訪友常熟未歸坐是又中悔不厭舟錫山一叙為感浮生離合不可預料如此馮進士來知雅意勤隨因其行附此奉謝倘與冷社諸君子各得珠玉一篇為林壑之光順附之來達應奉誦即如接丰采聽餘論何快如之拙作兩紙附上求教餘不一

與姑蘇沈啓南書

累年闊別甚欲一見以寫所懷不意舟次吳門匆竟不得一面人生離合不偶如此聞是日到舟值蔣令君在坐而去不勝悵然繼聞君謙儀曹誦左右見贈佳作有人從今日去雨到幾時晴之句亦甚欲請書為行李之重不可得也過吳江得一絕寄上未審達否今重錄去蓋數年來欲求大筆一二帝增輝蓬壁因循迨今蒙

恩被放南歸分為世棄雖有登臨之興又恐側目者夫已累及溪山意惟閉門却掃修身補過為宜然溪山之樂不可孤也敢輒以請于左右倘

肯垂意不惜一揮手之勞使走不出戶而得大觀時加觴詠以了餘生
則先生之惠大矣緇一疋可備四段謹託汪拜器鄉兄寄上外粗幣兩
端墨一勛著草一束少伸遠意深愧不腆幸自入餘惟保圖以慰林壑
不具

與司馬侍御通伯書

自會宣溪即聞登臨倡和之盛恨不及一與其間分半席以傾倒丘壑
之懷而篇劄所至絕不見及頗以為訝至嘉興始得掛名簡末乃知高
明終不忘故人非淺者可識前此嘗有兩劄亦頗自識其獨遊之興
未審達否然其間又或為故人所迫有覲縷于行臺知高明者必能亮
之非塵外人喜事至此稽山鑑水之約獨與宣溪又不知如僕者可入
社否亦當命棹裹糧以從計不見拒但閣下方以憂時澤物為志又
屢有大論逮于朝士望彌重恐不能遂所圖耳舟行匆殊不盡所
欲言行部之暇咳唾之餘製作當益盛能輟一二見惠望外之幸也與

尹誼雨中遊靈巖三詩附上

與李尚寶士欽書

素別以來不覺兩月餘途次過北上者多值醉中不得具書報謝此心
未始不在左右伏念區區妄庸分為世所共惡疎行之日歲蹤跡思
由萬師水工為伍不識故人何以得知沿途相候勢不能掩至河間幾
為親故所留且為畫買田築室之計固辭而南自淮渡江日有登臨之
樂迤邐不絕至姑蘇始與世賞相見候者益衆留五日乘夜解舟而逸
追者直過黃岡涇五月二日抵錢塘次日遇吳維府北行自云南陽故
人因便附此錢塘諸公方為訂遊賞之約力阻江上之舟行期尚不知
在何日然每過舟中稍聞即編古穰續集續已成卷但欠一錄到家隨
即附上幸恕稽遲老母及堂姬孀子悉安好與堂居無異六姊自離乳
母益壯不勞念及几京中故舊多不敢通書亮不為簡凌老先生暨舍
妹夫婦趙老先生及良度昆仲同此拜意

與嚴州李太守叔恢書

承委重勦鈞墨集并索題跋到家匆未能奉復近稍涼始克為之謹以諸書參訂舊本就加補綴便於刊者其節目畧具于後幸依此一增損補足雖未免有挂漏之失然亦自可觀矣若早晚刊備訖王墨多印數本見惠仍先發一本送提學鄭憲副先生處看過蓋渠亦嘗以此見託也計舊板廢者增者不過四十葉用工不多倘一時憚於改作乞仍發還所勦本此間搜獵亦大費力別無副本故也相去甚遠未有奉晤之期惟心照

淳安志有錢融堂先生墓表乃元縣尉鄭君千齡所作鄭君夔鄉老儒此文甚有發揮惜其為人刪節不全敢煩一訪錄寄幸甚又此志武庫吳公所編其家或有完本倘一詢之亦庶幾有獲爾

簡致政于府尹景瞻

林下之人能念林下之人體意勤倦近所未有奉別後晚至富陽流然

如有所失初僕南歸甚欲歛跡以避側目者之下石不謂沿途故人愛有加於前第鴈詠之間不無傾倒太甚臨別丁寧保重之言謹佩服矣倘見相如有語及者幸道僕感 恩思過之意庶獲從執事者少全耕釣之樂於丘壑之間以畢餘生也拙詩數章附上求教

答姑蘇劉振之簡

鄉人自吳中回得手書佳作披讀之際如見故人接談笑是日并得石田詩及書畫山房寂寥忽爾增重入夜秋聲滿竹樹間疑助予之喜濯吟諷何其快哉聞欲至山鄉挹紫陽之秀剡練溪之清尋盟樵漁以發豪思但樊鄉所產不過斑筍紫菱石雞沙蟹之流不能與吳品角萬一恐無以供大嚼為愧耳吟履果來當擎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俟

簡李尚寶士欽論古穰續集

蘇以先集續編見委十餘年雖坐賤冗之故其實則年與智衰學不加進不敢當李漢之責而督促之勤又不敢控辭以取遲玩之罪自奉別

以乘舟中稍閒便加葺理直抵家山雖人事倥傯日不暇給然此心此力未始一刻忽忘之也因唐侍御入京託轉寄上不意渠以親老行遲故付舍姪寬舉人納上凡所編彙之意詳具于後

一今編次為二十卷其紙板多寡不勻蓋以續集為名示當有後增之意且附錄中及制誥文字之類亦不當取足於此名門積慶簪紱相承賢昆玉名位進未已恐此所存板數尚不能盡耳此區區音也

一當時所作行狀多據年譜近細閱之絕不可意因重整過其間增損頗嘗用意蓋古人作名臣狀志書大畧小俱有義例僕雖淺陋竊欲效之故於此用工月餘自謂平生止作得此二篇文字欲求知于九京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一家集所載文字雖多其可傳者恐不出此古人文字不直以多為勝今訂去者幸毋用曾

一附錄制誥等項文字皆書名示尊君也

一參議憲使誥勅亦入附錄中以在家譜後故也

一今集中有欠書年月及此間無所考者幸一一查補

一先祖碑文中世系欠明亦重整一板在後若刻入雜錄時幸一一刊實欲借重名世之文託以不朽千萬桂意

與尚書瓊山立公

自奉別以來遠托雲庇粗安耕鑿之餘溫習舊業東坡謂如原是嶺南士人者况生當桑梓之鄉奉菽水之權其感仰

聖恩非言可罄惟夜禮紫垣以祝萬壽少竭畎畝之衷耳通貴往來自獎鄉者皆不敢通書恐不足者轉相疑忌是以長者之前又缺起居計仁人汪度必加亮察因劉掌教有斯文之好輒此貢誠生弊居在都城者已獲售矣目下亦將遣人入京取價為糊口之資別當奉狀惟為道珍重以副後學之望

與建陽朱博士簡

一別許時殊不知動履何似族姪得志來知時有過從之益甚慰因便附此引忱向聞文公先生有廷試策尚在倘錄一本見寄用資後學寡陋為惠大矣山中乏物侑械墨二笏聊奉文府之需會晤未期幸為道自愛

與楊儀曹君謙書

奉別以來託庇粗安第初至家人事擾絕不得溫習舊業以畢所欲為者殊愧故人擬今歲築室山中約同志一二人相與討論庶可得爾比日想文候佳勝著述之功益有次第可喜恨道遠不得面叩所欲言者因族姪文傑去便草一布忱向託錄胡子知言千萬付來用慰渴想如未借錄文傑頗亦知書且往松江生理就付一簡與之俾徑詣歲書者得錄一本亦大幸也弔伐錄二冊奉上用備金小史采錄餘書錄多未完續當寄奉墨二匣侑緘秋色尚深惟為道自愛

與南京禮部尚書華公

僕不佞從先生之後二十餘年

天子至仁元老舊愛得生還故鄉奉老母以居感恩撫躬省循而已奚足為道惟是舊俸在部中者尚自五十餘石皆誤恩以養不才者謹令家人程安賞俸帖上請惟先生終惠之贍及老穉為幸大矣天氣漸暄仰冀為斯文保重不具

與金希傑汪朝真簡

昨承召堦子壇姪預飲食之列即令趨赴執事長者之側以聽教不謂置之上坐俾與賓客相抗此何禮也忽桑梓之恭增其驕蹇不遜之習豈愛人以德之意病中得之無任慚悔為此專書請過仍希宣謝在席諸君子使知僕之不敢自安者將圖自艾于後來以贖此失教之罪也千萬亮察

與張贊善廷祥書

不才之人世所共棄先生獨憐：賜慰若以為可教者此豈有所左右而然哉第僕行毀業荒不足上副與進之意然溫習舊學以畢餘生以求無愧者亦不敢不自勉也涂司訓來承手書示及拜受感：聞有歸志亦欲一至樊鄉謁紫陽天子祠倘有先聞即當拏舟下桐江奉迎從者比日想南都事竣入 覲已久幸為道自愛

答林諭德亭大書

自抵山鄉去國不啻五千里之遠半歲之間三辱手教不審職務匆劇之時情意諄復乃至於此披誦再三愧感交集况山間日久漁租田課之外耳無聞目無見屢獲新聞知

聖政日新此身熙然如在虞周之野恨不能為靡衢之謠豳風之詩以仰答漸被之化惟北向加額而已鏡川少宰及鼎儀奉常汝賢院長相繼淪謝何吾黨不幸若此然伯常亞卿及廷言司成廷綱副憲以次柄用又不能不為吾道悲感而孤露之餘一向不敢通書京師三先生之

前欲致遠忱妙作後止意平生故人必不以此相責廷祥先生有書及聞欲取道新安日候山中未得其耗又之乃知抵家一日即旋旆此上矣不獲請益無任惘然賔之曰川尚矩三先生亦家記憶總乞使中藉聲致謝感：美今秋築室南山菽水之餘溫習舊業甚樂第不幸抱病女之戚豈天亦以僕之惡致罰未厭而然邪大器年凡在樊府未期治才惠政近世所未有不意遽去大失一郡之望嘗以四詩奉餞計必上徹尊視矣新歲倥偬草：上覆惟為道自愛以慰斯文不宣

與成都太守汪親家文燦書

伏自奉別都城不覺四五年矣

聖皇御極庶政維新進縮郡符少愜士望然又當歲荒民瘼極甚之時規措有方活民無算薦章交達傳聞四方知正人君子隨所至而有益于人國如此矧在桑梓知愛之未且託有同榜交承之契敢羨金墓當如何哉然區：所望于閣下者動名德業又未敢取足於此也不揣非

分思以小兒墮締好門下嘗託拜訊貢士昆仲致聲左右久未有聞焉
詎意不才職守無狀上勤臺議衆惡交歸荷蒙

大恩不加竄殛得奉老母生還故山而向平婚嫁之累不可道也再託
于文遠戶侯懇于使府始知仁人不棄賜以諾書又承三位令弟隱君
特頒庚帖奉還鑿止歡動寒宗成數百年兩姓世好雖緣幸會實出天
成感激之深引領西望而已因文明通守鄉允行便冒昧貢書陳謝
一惟時中秋仰祈保畜以迓多福不勝悚慄之至

與縣令辭鄉飲書

辱承寵招俾就鄉飲之列深感盛意重惟鄉飲之禮所以尊高年敬有
德示風勸于一鄉自古聖王莫不重之而國朝尤聖賢大夫奉行若
所當謹也僕職守無狀行毀業荒不得比于貴軍之將與為人後之子
蒙
主上大恩不加竄殛但使歸耕故山修身補過以畢餘生為幸大矣

可覲顏自置于尊俎之間溷禮樂之嘉會犯先王之令典以勤鄉評而
獲罪于名教哉為是不敢上徇雅命專書控辭惟執事者亮之

與仇訓導東之簡

去京日荷高文見贈杯盤之間每與客披誦如見故人不能無停雲之
感僕自奉母抵家甚熱但親故鄉族過從無虛日數為酒困投閒得忙
又自可笑擬今冬築室山中溫習舊業督燠子輩耕讀以畢餘生他無
足道者因張令君行便草一布枕會晤無期惟自愛以慰遠想不具

與李尚寶士敦書

獎縣請印更北上曾附一書計達左右矣緬惟宦履耳嘉鈞眷迪吉為
慰僕奉親讀書課耕之餘遠託雲底甚安惟人事往還頗勞擬今冬築
室山中庶多病之軀少獲閒靜之樂所委古穰續集編完付唐希凱繡
衣附上更有孺子親事於六月廿六日聘汪文燦太守之女不及遠請
尊諭負罪良深亮在至親不加誚責望姬及六姊俱好亦漸忘其在山

鄉矣錫及二兄鑄銓學必大進可喜僕至家作義塾令堯子塏姪與同宗子弟十餘人讀書其間僕觀課其章句中半始為學究亦有樂處并發一笑河間路僻絕不得彼中音耗白尚文表弟及敏聰弟見時乞轉與一道平安因汪廷詛親家入京便專此申起居之忱時在水南山莊勿仰惟情照不宣

簡朱博士

久別不審動履何以因鄉友詹存中入閩附此起居并有所告林下無事閱先儒有程朱氏錄一書將重編刻行欲求文公先生諸子諸孫進用詰牒行實碑誌文字及世系之畧登載其間以見聖賢世澤之長俾後學有所嚮仰企慕不獨為桑梓之光而已就煩存中錄寄亮不外也道遠惟自愛以幸斯文不具

簡汪愈憲從仁

碑二之人上煩甚評荷

天子大恩不加竄逐俾獲奉母還鄉耕種之餘惟日禮祭壇以祝聖壽而已抵家後承令伯郡守先生不棄許締子女之好得託高門為幸倍萬賢昆玉處必自有書不敢纏縷因便輒附起居之誠外幾講王世賞先生處一書煩轉致之舊見江右二司有太極圖歷代傳授統系圖甲子歷年圖三板遇便乞印惠三五紙以資山房又廬陵在宋未有王梅邊先生諱炎字鼎翁其詩文號吾汶臺所居與殿講相近亦欲託傳抄一本見寄將有所考也行部至日不愜一訪為佳

復莊定山年兄書

僕不佞託有同年之契于左右幾三十年于今矣宦途碌碌不能以時卜起居請教益為罪實深蒙恩放還省循而已鄉人吳以時來承手書佳章見慰適在病中奉誦再三不覺沉痾去體相念之意其何能忘仰惟執事里居以來玩心高明所養益完而守益固每用嚮仰思一造定山聆一言之誨而抱疾連年願莫遂也僕所常居在南山有竹院數

聞樊鄉友朋若鄭萬里汪進之輩每相過道執事欲為黃山之遊畢
竟何似倘有先聲即當擊舟下桐江或杖策走宛陵相迂使窮鄉後進
得一望大君子之儀刑脫去凡近以進于道先生之賜大矣今歲病愈
始能僭和一章因學生汪祚赴試敢此并往臨風悵然無任馳情惟為
道自愛以副斯文鼎愛不宣

復李賓之學士

遠承慰問值大病餘未由裁答乘懷耿其般生一書又展轉經歲始
獲奉教然諄復之情拜受多矣鄉友汪循上科貢魁實肯用力于學問
嘗往拜定山且拜祥先生門下士意以未獲晉拜左右為歎託書為先
容專此布之僕病後氣耗髮變日甚一日筆研都廢亦幸故人心知當
有以亮其不恭之咎爾

與謝鳴治祭酒書

僕抱恙經歲近幸獲愈然氣體衰耗未敢任筆劄之勞奉親之餘終日
兀坐而已往者印南監諸書多籍算力所愧者不能讀耳朱子周易本
義分十翼者當時不能印得茲因鄉戚邵景高管解去便託寄上帙墨
之費乞分付轉印一部付來不勝教愛病中門生輩為刻一書敢求正
於有道千萬示誨如以為不可當毀其板別圖長益於晚歲也墨三笏
侑緘遠地相望惟為道自重

復焦孟陽舊寅長

不才為故人之玷無可言惟是病體支持度日三好兩惡妻子亦時抱
病所謂簡冊之樂巖壑之趣皆不能辦范忠宣既斥而瞽渡江幾覆舟
乃語家人曰此亦祭京所為乎殊可使人發一笑也士敬相顧山中道
及尊凡致意且荷手書誨教諄復披誦再三如接丰采聽緒論停雲之
思不勝黯然惟尊凡平昔抱負過人雖暫蹶而所養益充况有鄉衮何
患公論不伸林下鄙人當拭目以俟吾道之行也小書一冊侑緘乞痛
加刪抹別圖請益幸心照不具

復柳邦用太守

蒙恩還山奉親課耕之餘省循而已沈掌教來承惠手書及先聖出處圖奉誦再三教愛之意領受無量非同年契分何以及此因便附問少致謝忱第抱病經歲近方獲愈尚未敢親筆劄之事子弟代書次華乞尊恕不具

與婁克讓方伯書

不才為同年之玷荷天子大恩不加竄死但俾去歸其鄉奉親課耕之餘省循而已第賦質孱弱疾疢相仍動經歲年幸而苟活髮日益白氣血衰耗有加然溫習舊業求不負其平生將持以見父師于地下者亦不敢不自勉也遠聞正位方伯善道之行將大有望於執事亦將不得辭使儒者所有稍獲見於世而為斯民之福非大幸歟僕小兒壘結姻于成都太守汪公相望萬里而子女俱長日夜關心不能已用是敢以書託于執事

倘容考績一行因于此願則僕可以遂釋家累畢力于簡冊圖史之間俟閣下功成里居或有樞衣請益之幸而不終為棄人於斯世皆鼎錫也江山阻脩情莫能極惟俯垂鑒念而已小書三冊附上請教不惜痛與指植尤見教愛也

與歐陽子相待御書

南歸踰年聞左右昌言于拜大慰士望繼聞有按蜀之行私計桐鄉受愛惟深憲節歸時或有便道奉晤之期也既而病中連得手教奉故舊之念如挹丰采不覺沉疴去體蓋僕自去春抱恙危而獲愈者再三氣血衰耗日甚一日所謂林壑之趣簡用之樂皆不能辦愧負初心無可言者因侍御吳大人行便草此布忱并有一事相告小兒聘成都太守汪公之女年已長成未得畢姻汪公聞已三載得准給由一行庶克事然此必仗憲臺之力故敢冒昧上瀆感德之私非言可喻病中門生輩刻得二小書附上求教惟心照不宣

復丁玉夫通判

曩承寄書慰問情意懇款值在病中不能裁答於心缺然亦不意賤疾至今猶未能出生之不辰無足道者因便附此以伸謝誠且有所續貴治玉山在宋有端明學士汪應辰先生最為朱子禮重聞有文集一部乞訪其家錄以見寄用資寡陋此實故人大惠或云汪公鉛山人病中未得詳考子弟代書欠莊乞尊照不具

簡故弋陽黃憲使子

僕平日蒙老先生教愛最厚屏居山中莫聞指館之期遂失辦香之敬愧負多矣乃承致書并茶果見慰故舊之情嗚然且以哀詞為託禮當為之第久病之餘未能捉筆俟賤疾小愈當勉為一通少見懷賢悼往不能自己之萬一因令姪回草奉復病中子弟代書欠莊乞心照不具

與侶大器都憲書

小僕北回得奉手書如接手采病中不勝欣慰僕病已脫體尚未取出此遺物非寒無足為道嘉定知縣白府具始之子僕之表弟從僕讀書初任大縣才實不堪非得行臺極力惠教必至顛踣為此敢告于記室親臨府官處更得分付一言先免咎責尤為至幸病中已無意世事惟此尚縈懷抱計左右必能亮之維時久寒乞自愛以副重望不宣倘有更賢育民之舉得易山中一縣與僕稍近且老母得以相聞此又出于望外總乞心照幸甚

簡李宗仁太守

前聞小有貴恙計已平復昨日李秀才來方知其詳恨在病中不得趣問尚祈珍攝以慰赤子之望用藥尤宜斟酌大抵世醫喜溫補之劑僕為所誤以至於此故敢奉告惟心照不具

復羅明仲舊吏長

久不獲聽教茅塞日甚此者承佳作遠寄病中奉讀無任馳想所不敢

愧故人者惟有此心而已因便布此并僭和一章以寄嚮仰之忱尊照
萬

簡肅文明同守

僕大病經年近方獲愈氣血衰耗鬢髮日益白奉親課耕之餘無足道
者惟停雲之思不能忘顧備微相去幾何而音問闊疎若此不能不令
人悵惘也白紙十二幅公暇求一揮之昔人有讀檄而愈頭風觀輞川
圖而愈瘡者區區坐是不能不有望于左右會晤無期聊發一策

簡沈石田

子瑾鄉契過山中知有吳下之行且將躬訪石田輒此上問殊語託請
佳製今四年矣豈猶以為俗士不足當無聲之詩邪抑或以為稍有知
故非得意者不欲相昇也子瑾將裹糧叩門不識先生何以處之豈
不此幸發一笑

復李宗仁太守書

承手教見示欲於迎春之日罷無益之戲別作二十四孝詩詞俾民歌
之足見高明過人遠甚因伏念我

太宗皇帝御製孝順孝實一書正要四方家傳人誦奈何世遠教弛絕
無挂心者若賢侯有意迪民必當以此為首况茲歲杪多病謏才縱使
竭力有作豈能出此但二十四孝人習知之名載事實僅十六人今於
事實中別採八人足之其兩絕句凡平入者為詩又入者可淮南曲天
下樂音調天下樂之名尤美趁此三五日內令民相肄變鄙陋之俗為
正大之歸則賢侯奉宣

聖訓惠迪我山鄉之人厥功大矣新增八人者江革薛包小學之所取
者查道鮑壽孫出于休歛尤易感人二十四孝中婦女見錄者二人事
實中亦只存一人今增者三叔先李氏張氏庶民間子女均被觀感之
化理不可偏廢也絕句內有二處詩皆平入茲畧加移易庶可叶調其
詳已語族姪孫材俾一：申覆惟尊照不宣

與致政汪世行縣尹書

走獲講鄉戚之好于左右者有年矣雖力學勤思有所立以求無愧于先人顧其才質庸猥遂用顛躓加以疾疢相仍慙尤繼作宜若退聽少徇可以遠戾然秉禮守道慕古尚賢之迂蓋猶前日不敢以艱虞而廢也用是輒有請于左右小兒孺年及成人將以是月十八日加冠于首禮必有長者主其事庶幾可以徼惠而成禮然一鄉長者孰有踰于左右哉倘蒙惠然俯臨為之重豈為愚父子叨感無有窮已且使觀者有所取法因以廣禮教于一鄉豈非君子之嘉賜哉專人布達仰乞尊照不宣

簡劉南金司務

僕自南歸即抱病連歲瀕危再三幸而苟活奉親課耕之餘無可道者今春忽聞老先生訃音為之驚但痛哭不能已繼又聞汝利不幸何天報施之逆乃至於此但所居萬山中離府尚一日之程絕無使人無由致奠負愧萬千奠文寫成則已半歲餘矣茲因本縣楊稅宰考績北行專託附上僕病後百事皆廢道遠又無可寄者幣一端少充奠儀幸目入餘惟節哀順變以俟天定不宣

簡陸文量參政

曩在抱病蒙以所愛甫里集見寄俾為移心之具非相念之深何以及此因遂寘之床頭坐卧與俱但滓穢之久不能與天隨子神交上下于雲水間耳賤體今歲稍勝然猶凜懼其復作未老而衰固應尔也因族姪行便草布謝向曾俯和村字韻兩絕病中有人借看欠之不勝悵然華字韻詩雖存亦欲少叙數語以誌觀者今寄帑一幅不惜一揮見寄用貴山房翹首拜嘉過鼎呂之重矣天氣向寒惟自愛以副遠想不具

簡提學王明仲侍御

昨承左顧獲聞高論半日不覺沉痾去體所愧病懶不能晨興攀送以

盡區：負罪：眼昏手拙寫壞佳卷况孔陽畏友賓之作家以此相雜
誠大不倫姑以塞命刪之可也猿鹿之蹤日遠後晤難期尚為斯文倍
萬保嗇

復周仲瞻光祿

屏居山間幾與世隔子期來過承書問非通家契厚念不及此披誦不
勝懷思所需先公行狀當時成于倉卒殊不愜意更須大筆整過為佳
病後血氣衰減筆硯都廢未能親書託人錄上草：欠莊惟心照不具

與李士敬錦衣書

僕大病幾兩年今幸獲愈康七來忽得手書且承聞三叔奄棄之速愚
夫婦不勝驚怛道遠無由奔弔寄上粗幣一端少見下情病後不能作
祭文惟北向引慟而已士重賢舅前同此拜意先太師得列祀典此名
臣積善之徵公論久而益明也聞欲取道山鄉挾纒子北上骨肉至情
於此見之日夕引領奉候車騎病來不敢多作字惟心照幸：

與謝子喬舊同寅

側聞令堂老夫人違教計左有孝心地至何以堪處燕之道遠不克以
時奉慰負罪：茲因焚郡儒學生海濤上謁謹附上粗幣一端少充
奠儀乞鑒忱麾納儻自奉別以來連年抱病卒而不死筆研都廢且值
歲荒課耕度日無可為故人道者曾甚肯向學無師傳以是託書為先
容讀禮之餘開導一二俾虛往實歸而餘波足以溉鄉士為幸大矣維
時熾暑千萬節哀順變以副 宸眷不宣

與鄭萬里上舍

汪承之來承惠堯子冠禮詩教愛甚厚所論太守公欲刻新安文獻志
云已一再言之似有必成之舉此乃一郡盛事僕當別為一序以明賢太
守表章先哲興文善俗之功但此書僕用工二三十年別無他本又未
得親會以決其事所是不敢盡發：去目錄并事畧二冊可送則送須
不使吾書有求售不獲之嘆乃為佳耳又聞欲整徽州府總志此亦一

大事僕往時嘗有志於此蓋朱大同先生所修者出於國初倉卒之際不惟山川古跡事多遺缺至於名臣賢士有勲業文章節義者今讀其傳及若庸常之流至於不當書者却又繁冗每不欲觀之厭其失倫也若太守公有意於此必須盡收六縣新舊志仍令各縣各里擇耆儒一二人廣收博采盡數寫出然後精擇而去取之庶可傳遠若止據舊本恐勞工費可惜又者鄉人多稱羅鄂州新安志謂無一字可動僕初意亦然後諦觀鄂州文字誠不可及至於敘事則其間大有可憾者蓋鄂州父尚書公本出秦檜門下故於吾郡名人如王愈為王黼所嫉黃葆光為蔡京所害胡舜陟為秦檜所殺皆諱而不書後來方虛谷洪潛夫稍辨之僕間已收入文獻志中然大同先生總志悉仍其舊則總志豈可不一整之而遽刻哉僕大病後凡此等事皆已束之高閣因論及之又不覺切至此殊可笑也承之暫歸草布復惟情懇不具

復同馬通伯憲副書

向承手教示及展轉數處乃到山齋坐是不得以時教上今茲所得尊翰則李太守專人送至且云來使歸速始欲一布所懷而病後血氣衰減筆研都廢將書復正者再三然惠教詳復義不得不少申一二僕自歸田連歲抱病至庚戌夏秋間幾不救矣門生子弟取僕平日猥說若道一編之屬彙次錄梓僕蓋不知也抄冬疾少間乃始知之蓋深懼出之太早必致人言可見執事之愛僕至深切矣僕生朱子之鄉服其遺教克少有立者實有罔極之恩而恨報之無所也故誦其遺書玩索紉繹頗自以為勤苦竊意近世學者類未採朱子之心及其所學肯察何在口誦手錄鑽研訓釋只徒曰我學朱子云爾僕所以深憂大懼思有以拯之豈敢藉此為二陸之地于百世之後如執事所云者哉僕又何利于二陸而犯不韙之譏于天下哉執事以是編為抑朱扶陸又以為辱朱榮陸使誠有之則僕乃名教中罪不可逭之人而况其學之陋力之薄亦安能為之抑扶為之榮辱徒見其不知量耳然理之所在則有

不可誣者但恐執事以高明之資疾讀未能終卷又未始平心觀理止
欲尊朱斥陸占上風爾此正朱門高第知尊吾師而不知所以尊者觀
朱子與諸葛誠之書殊使人惕然不能自己執事試取僕此編稍諦觀
之曾有一字不出于朱子之自言者乎僕於中間不過提掇數語使人
知朱子之為學泛觀約取知行並進故能集大成而憲來世如此使後
之褊心自用者愧汚交下以求入德之門隨聲附影者不敢專一于口
耳以求放心為之本則此學朱子庶幾不墜而考之當時未有互相發
也惟二陸生同時且其所言悉經朱子論斷或異或同具有成說類聚
而觀之求自得師云爾豈敢必人之同己哉不謂門生輩使爾公誦于
人以致塵編上徹尊覽過蒙鐫論敢不敬承但以朱子手書考之其於
二陸始本異而終則同是編所載有目者可共見也今欲縷析于明者
之前固更僕莫盡只如答項平甫一書亦不審執事曾一挂目否邪然
竊意執事未必不疑非朱子之筆思欲刪之而後快于心耳又不知此

心視朱子之心果何如也若於此處見得則必有劃然無俟乎多言者
矣然僕則豈敢以區區左見而不求天下之公是哉亦徒主於朱子之
手書凜凜然若耳提面命云爾執事又以朱子之於二陸平生本未細
考其遺餘甚是顯白此必更有所聞得之家傳或直以獨見判其同異
雖朱子復生亦不容自主其說者切望一示教使此身幸而不死猶
得以窺見大賢君子所學之淵懿誠有非淺見薄識所與知者豈非平
生之一快歟若恐為仇家之地重後世之譏此尤見所以愛僕者無已
也心感 = 和定山年兄佳章悵 = 此道警發益多况妙於語言可以
追逐餘響無由奉答欽羨而已引領南望不勝馳情千萬為道自愛不
宣

復汪進之貢魁

道理本公共如此氣駁力廢恒恐不能副所志不謂賢者卓見遂得我
心之同然朋來之樂何以云喻第許與過當非所敢當是以三復珍收

而不敢以示人也

復黃碩夫縣尹

鄉人方氏子回得手書并所編刻新志非相念之厚不及此聞
召命在即必有過家之便奉晤可期矣平江志所載若方連雲先生真
是宿輩其所著金陵紀聞如有全書轉錄一本見惠用資鄙陋感
紀受終考一冊侑絨情照不悉

復汪貢魁

承問欲作祠堂以奉時祀而以未能復古為憾反覆來喻則其所以致
疑者蓋有三說其一謂古者祭皆自高祖以下而或者以為庶人止可
祭考妣是蓋不能古者廟自天子以下皆有之謂自七廟以至一廟隨
其世奉其主以為降殺而皆有夾室以藏桃主故高祖之祭自庶人以
上可通而廟數則不可僭後世大儒既準之以立祠堂四龕之制則此
亦不必泥矣其一謂祠堂之制尚右似與古人昭穆之分不合此最

之蓋古者有堂事之祭有室事之祭堂事之祭太祖位南向左昭右穆
以次而南室事之祭太祖位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東隨其屋宇寢門
之制而為尊卑非真尚右也後世尚右之說疑因古人室事之祭而為
之故朱子亦因溫公之舊而未之易若朱子禘祫議則又不為昭穆左
右而發尚俟他日面悉其一謂小宗法當祭自高祖以下今令祖在堂
宜以當之而於家為次適不得為後為禰此誠有難言者予舊亦嘗備
考諸說蓋禮廢既久後世不能卒行幸而欲行又多掣肘故亦不能不
從宜為之如伊川先生立祠堂制祭法明道子爭之以為置明道於何
地和靖尹公謂立祠自伊川始且引春秋奪嫡之說應之朱子亦以為
未當及答潘立之書則又謂法制不立家自為俗若未能遽變古禮則
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且謂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
只用牌子刑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
之義然則朱子此言實足下今日之所當師者謾淺之見固不能別有

所同以副下向之盛心也人還匆二布答欠莊惟尊恕不具

復蕭昉司訓先老孟勤之子

承惠老先生尚約齋稿十冊披誦連夕乃知前輩大家氣充詞壘誠非近世可及如瓊山先生所序者不勝健羨所諉後序此豈敢當况在病餘益不能上副雅意李上舍歸專此布謝幸心照不一

與尚書江何公書

生自屏居故山遠蒙教愛垂示諄切中嘗一奉起居不意去人不敢違達而返繼是抱病連歲瀕危再三賦質孱寒無足道者近聞謝政告歸甚駭聞聽夫以 朝廷之上耆年宿德復有幾人博洽古今練核庶務可以上贊

皇猷下慰士望者又復幾人此豈獨為執事一人惜而已邪然來諭所謂微罪去為幸者其先見遠識益令人扼腕無已比日想軒從久已抵家神相多福輒因樊里吳琰訓導赴任之便專此上問小書二種附呈

敢冀一三批誨庶獲自省得失而後由詳布乞倍萬調攝以副倦

與李世賢祭酒書

都憲伯公過下邑始知左右已在金陵會間又得聞見忠古句相與大嘖不已人生出處從古到今正自如此何限如僕平日蓋亦自揣甚明正使常三竊祿亦何益于世况中歲以來屢抱奇疾苟活幸矣他何足言所喜故人南來消息頗近傳雲之思足少慰于水邊林下耳鄉友汪循前科經魁儘肯在學問上用功嘗一然孔陽又拜祥門下士也得善遇之為佳聞中亦時二有山歌野唱未得一三求教惟自玉以副斯文至望

復江希顏憲副

恭諭榮除近藩少俟進擢凡在親黨之末增耀多矣使者來遠辱手書奉三至情知感何極但猿鹿之蹤安于林野水飲木食無復餘念矣今

郎大之行便謹此布謝惟珍攝以副一道之望不具

復朱禎司訓

郵作已整過幸依此上石其中獎助及督工人名太多况復來者繼
未若書畫之只似行移體格不成文字矣凡已書未書者俱列名碑
陰書宜古碑亦皆如此書篆就寫二汪公名銜皆學中所出表者因
之以勵後人可也文公二帖如命增入數言冗中不及致詳千萬照亮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四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五

書

與鄭萬里書

向承特書見示隱然以僕之復官當有所辭避庶幾古人進退從容之
義捧誦再三知君子愛人以德其忠厚惻怛乃至於此莫知為報然竊
有所陳以就正于有道者幸終聽之雖可否之決緩不及事或當有所
示于後人亦君子不胥之教也僕每以為士之出處繫君臣之大義其
擇義不可以不精其處已不可以不審豈待臨時而後有決志哉自古
聖賢固不以不仕為高亦不以苟就為得若程朱之所為固後學之所
法也辭受之間亦惟其當而已被責不辨復官不辭載之於書可以考
見夫所以復官不辭者豈以一官之得失為榮辱哉正以

君上操予奪之公臣于有勸懲之典係四方之傳聞乃帝王之盛德故
雖伊川之嚴重剛毅至於復官之際無所辭焉誠以義之所重擇之宜

精而非顧一己之私者也古人所以厲難進易退之節者豈謂是哉夫所謂難進易退者或禮貌之衰而不可留則去之或言不聽計不用而不可留則去之或被特召而懼其難合或受超擢而慮其非分則或再辭或終辭必得其志乃已豈姑欲從事于辭例如宋制而苟以異于人哉可辭則辭可無辭則無辭一出于誠心直道是乃聖賢為己之學豈以流俗之譏為前却也君實遠臣不得不辭晦叔世臣不得不起豈非當時亦有輕重于兩公者而伊川以義斷之若此乎至於文公被召必遜南軒被召即行者皆遠臣與世臣之義不同也僕雖不敢上擬中公南軒然世受國恩則宜無不同者僕之無似自知甚明向以妄庸大與世忤果若人言則竄後不足以盡荷

主上大恩但俾去歸其鄉今一旦復其舊官昭雪其幽枉天地之德日月之明豈特一人之私幸而已如此而控辨於義安所擇哉若稍有僭蹇則疑若出於忿對心不平之餘恐於大義有所不可歷選先正出處之

際亦未有見其可者入謝之後或驅策之小前或職業之難稱則如何川所謂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是誠在我豈敢勤公議而自取再辱哉鄉凡平素愛僕最深故敢以此言上告惟明者亮之

答汪僉憲書

近得寄示書謂僕所葺心經附註大意與道一編同且謂尊德性道問學修德凝道之大端乃朱先生定論其改道問學齋為尊德性所以警學者支離耳奉詳再三知行部之暇不廢簡用所養益深所得益粹欽羨無已僕性迂僻而獨喜誦朱子之書至行坐與俱寢食幾廢竊幸稍窺其一二以自得師云爾非敢必人之同己也至於道一編所葺則皆據朱子成說書之觀者不審殆以僕為陸氏之學每自訟何苦而必犯此不韙之譏蓋亦君子謂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者也夫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初學小子便能知之然皆不過吟諷于口其能體諸身而驗諸心者蓋鮮也僕不佞請試言之而左右聽焉夫所謂尊德性者知吾

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則無毫髮食息之不當謹若中庸之戒慎玉藻之九容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內則無一事而非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古之人自八歲以下悉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故至十有五歲則志氣堅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大學而以格物為首事今之人未嘗有小學工夫一日乃遽侈然從事于大學故其弊至于躡等陵節而無成惟朱子深見古人立教之意故以之註大學第五章曰始教見格致之非小學首事也知而謂之已知窮而謂之益窮皆因小學工夫已十八九而後可施格致工夫求至其極也又以之註中庸第二十七章曰非存心無以致知玩非無二字則有以見尊德性者其本也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玩又之一字則有以見道問學者其輔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

兩種也日用之間每有所學即體之于身驗之于心而無性外之學事外之理是乃朱子繼往開來之業而後學有固極之惑者也其為門人改道問學齋為尊德性而左右以為警學者支離豈不亦有見于是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立言垂教無非欲學者於身心用功而學朱子之學者漸失其本意乃謂朱子得之道問學為多蓋非惟不知所謂尊德性亦并不知為何云道問學而道問學者何用也其在宋末元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辨起蟬興不可數計六經註脚抑又倍之東山趙氏謂近來前輩著述殆類夫借僕鋪面張君錦繡者如欲以是而為朱子之傳也陸氏于既往不亦過乎說者謂朱子之學有傳陸氏之學無傳以其學之似禪也夫此道自孟子而後幾千五百年曷嘗有傳之者顧以此為優劣既非所以服人而宋元諸儒如前所云者謂其

能得朱子道問學之的傳不可乎陸氏之學固未暇論也左右謂朱陸二先生同主性善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未始不一而進為之方則不同矣夫其主性善而是堯舜非桀紂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是皆道問學之極功不知此外更有何等進為之方誠有非淺陋可及者矣今去朱子三百年人誦其書家傳其業顧未有小學追補之功而又以記誦詞章之工拙為學問之淺深視晚宋盛元諸儒更出其下此僕所以大懼而不敢苟為異同者也陸氏之學已備道一編中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為重見于書者可考也今舉數條為左右誦之其一語門人曰其向來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坏子有這坏子學問之功方有指處其一節賀孫問性前承誨只就窮理說比來如尊德性一節數家提警此意是如何曰覺諸公近日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不着身已此載之語錄者也其一答項平父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今子靜

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其答黃直卿曰為學直是在要立本考較異同研究纖悉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誤人此載之文集者也朱子之言扁切懇到一至于此則其所望于及門之士與後學者可謂極矣左右試取而諦觀之勿橫一己之見而廢聾聵之說則將犁然以解渙然以釋亦何俟于說而後有得于心哉遠惟左右博學美才高出鄉里正言直道增重士林嘉績茂恩不日可俟矧在姻末注望尤深更乞於先正朱子之書沉潛玩索務得其旨趣所在勿作一讀便了而於諸子之言亦須悉其首尾然後判其得失考求歸宿彼我無嫌示家學之成規踵先賢之大業區區誠不能不有企于賢者僕自牽復到京百無寸補濫塵講席惶恐奚勝以左右相愛之深不覺傾倒因風鐫論俾得再盡所聞幸惠大矣維時盛暑良觀未由千萬為道自重不宣

寄李蔡酒世賢書

僕在家即聞有令先夫人之喪擬託人致香為敬未有便者今茲北行又值老母在舟未得躬奠少盡平日交承之契遙訪虞山感悼而已粗帛一端奠儀寄上几筵用伸下悃幸不見罪僕又安田野荷聖明不棄但多病之餘懶於再出亦何補于時徒以世臣義重不敢不一造闕拜昭雪之恩異時揣分當別作進退之計爾此乃衷曲以先生素愛之深故一言之客舟匆不盡所欲言惟節哀順變必襄大事不宣

簡李貞伯太僕

篋數錄中欲得先生一言求之二十年矣今茲之來過蒙慨諾此豈直一時之幸而已更得親賜一書永為家寶幸甚春秋屬詞六冊餘書六冊少充書府一籤更有數冊將為京中人事俟後當別印寄也夜來厚擾附此上謝今日君謙儀部家會飲又當聽教餘不一

辭吳縣長洲史邢二尹却贖禮

在吳門八日承館鷄之勤燕餞之厚非一言可罄若加贖之禮誠所不安况都憲公同年之義本欲稍得薪米少濟困途恐意不出此是以三復高情而不敢留也餘在舍姪生負曾面悉千萬加察

與沈石田書

蒙錢以新圖副之傑作明其出處加以規箴厚義高懷出常情萬以三月四日抵京口因便附此上謝所許妙染既以執筆當賜玉成不至中輟也已令曾姪奉候不能多言乞心矚幸甚

復山東巡撫王都憲景明書

遠承遣舍人追送台翰及惠書錄一封非鄉曲斯文愛厚不及此東望拜嘉不勝感二人深專此上謝憫雨勿際計左右為國焦勞尚謹起居以副輿望

復山東憲副汪希顏書

聞有登萊之行不得會叙甚切快。至臨清得一書知興居之詳甚連
寓驛水次灯下已就寢矣忽又奉手書親戚勤倦之情何以克當第舟
人多病意欲登陸不能奉候也人還專此拜覆千萬惟心照不宣

復兗州太守許同年季升書

去歲在山中聞有兗州之命不勝悵快知執事必不以夷險戒意也然
直道而行士氣益振族姪儀過家備道友朋相愛之切何以當此尊候
倦于僕意有甚焉滋陽承來賫到手書副以多儀登拜之際益深慚
感人還專此上謝鄉墨二奩侑緘乞尊照不具

復衍聖公書

僕北上惟欲一拜闕里為快不意聞河水溢自沛縣起十日方至濟寧
困途若此無復健志惟引領東望而已遠承遣使者來迓并致手書奉
誦之際如接手采聽教言不覺蹶然起立忘其委頓之勞也人還專此
上謝鄉墨小書具如別緘惟尊照不具

與千戶文遠書

祁門程進士嘗有一書計進尊聽矣下築未完人事倥傯殊不及在家
之樂况今歲亢旱酷熱公卿貴人以下渴死甚衆江南若未有也所幸
閏五月廿八日一雨沾足晚未尚可望也寒舍老穉遠託粗安凡百念
親之故早晚相規伴一獲立于寡過之地尤所望也

與敏聰弟書

小董兒來得賢弟寄書知家人無狀賢弟兩次決罰十分痛快新莊田
土肯任其責非至親骨肉誰肯如此賢弟可及時令人耕種只是有勞
費心今年京中大旱舉家抱病雖幸全可我也三好兩惡做詩寫字都
不奈煩手足疲困且是五十歲人又兼大病連年此後不消家人前去
相擾亦不能數。寄書有事只令人來說可也祖墳亦望賢弟時。照
管凡事可與鄉人和睦於官府中尤要省事至禱。襄毅公指揮叔
父名望如在我與尔及中表兄弟共圖保守庶不使人非議所討諸兄

弟名字生年月想已忘之便中寄我

與南京守備蔣太監書

台翰及所惠雙幣小僕程武歸得禮意兼隆何以克當拜嘉之際欣感無已生以四月廿二日抵京 陛見之後六 班行莫能上報 聖恩萬一徒增慚懼而已遠惟尊候留務多暇茂集蕃祉讜言累進邦畿奠安此非平昔經濟之志學問之功何以臻此柄用之期當不遠也 因族人志温南還專此起居無可表忱朱子敬齋箴及繫辭二新帖奉備一覽維時盛暑乞謹重調護以膺 龍召不宣

與南京張學士拜祥書

歲初得水南張氏所寄書值登舟之際披誦再三知教愛良厚非言可喻僕久安田野重以多病無能豈堪再出第以世受 國恩蒙此昭雪義須一到 闕庭先正所謂受一月之俸然後隨所欲者撫時揣分別作進退之策爾惟高明俯念孤陋有可教者繼此得以下示僕當奉之

周旋少得置身寡過之地以不冒儒者之名為賜大矣春秋屬辭一部伊川手簡新刻二帖付上控惚中布此欠莊遠惟為道自重以棟斯文萬幸甚

與焦學士孟陽書

僕自丙午歲與執事一別迄今將十年矣遭謫被斥雖不盡同而此心耿耿期不相負于平生者計彼此不異也到京月即奉手書惠教勤倦雖骨肉何以踰此感激之餘又因以占吾兄處困以來所養益充所造益深非尋常可及諗此道之不孤也舊歲老母抱恙兩月方愈繼而妻病半載幾危矣而幸無事今歲二月初孳子病更危三月方起而僕素羸弱多疾三好兩惡筆硯都廢是以執事之前久缺修奉亦以天日開明請教有日小 簡牘不足以盡間闊之懷也讀禮之暇孝履支持殊令人南向傾注無已在山中日曾有心經附註一書今取上呈中間不無舛見敢乞一一鑄諭因便示及當謹佩服以聽切劘之規也維時盛

暑遠惟自愛以副友朋至望不宣

與王原常僉憲書

僕初到京僑居之日僅獲與契兄一見方圖款叙而人事瑣興不數日間已聞旌旆西矣不勝悵悒恭諭宦履清嘉足慰遠想又於丘先生處獲觀顧憲庵老先生碑文事覈語詳真可傳記遠奉玩誦再三益令人景仰先猷不可復得徒切歛衽而已僕蒙 恩昭雪幸復故官再入講筵無私毫補益者愧故人多矣因舍姪孫程一入蜀之便草率布此少伸起居維時隆寒幸加調攝以逯光寵以副遠望

與富溪用禮宗弟書

到京五月初 召入講筵八月初 召仍舊日講時節 恩禮俱

召仍舊但多病之軀舊學荒廢於

主上無分寸之益祇自愧耳承寄佳什驟進可喜所需西疇處士哀軫與積慶堂敬恕軒詩俱在明春一併寄去忙迫不可言靜中思之殊不

若故山之樂也

簡楊維立諭德

宋尚書汪莊靖公大猷其先新安人遷居四明為南渡名臣而友朱子平日詩文奏議之類皆不曾見其碑文是樓收媿撰亦尋錄未之獲也昨聞其宗後人與先生聯姻敢乞備作一書為達此意得據家藏者書錄豈惟可以資寡陋而已蓋僕近編新安文獻志凡出新安者皆欲登載以為山川之光若公者誠不可遺也千萬幸甚

與巡撫直隸都憲張同年天瑞書

延者於廉伯年兄處得惠書到黑菴一帙小齋把玩清風裂人宛然故人在目而不知五六月之暑也未能以時布謝不勝惶恐今歲麥頗有秋獎鄉之人稍自蘇息但疫氣未消秋霜未至又不能不慮左右者之慮亦以閣下之才深達有素又加以愛國之忠乎于上下其何事不素何患之足慮哉執事想以例不來未由良覩間閣之懷未審何日可以

奉教也

與楊君謙儀部

一別惠山倏已三月班行碌碌殊不足言第恐猿鹿之蹤不能忘于林
數間耳託鈔諸書計有次第王君卿去亦有託之渠承領慨然又不審
可以得力否也謝臯父文集及陶毅清暇錄兩種欲有所采閱幸先畀
爾會矣 府師尼語及琬琰遺文僕以嘗見失去兩用原本于尊處渠
不覺起立泫然流涕悲不自勝云是相物寶藏累代更借不盡所言因
託僕轉告左右乞以摹本入梓留原本還之使得追于不孝之罪且云
此事祖父被人戕賊于異鄉出于傳聞哀痛若割一旦有人言其無恙
雖驚喜過望然半死半活未有定說非得一人以拯溺為心終不濟事
而謂此事非託左右不可蓋其言如此故備以相達當必有善以副仁
人孝子之至望也然此恐不宜辭之貞伯但取濟事足矣冗中布此不
暇識語言惟心照不具

復陝西提學楊愈憲應寧書

公使人來忽奉手書披誦再三知左右深有意于不肖也然天下相知
若左右者復幾何人以心相契固未敢公誦之耳所喜左右分憲以來
大風一變不負所仰俾關西士子得所觀法且使人知儒者小錄即有
益於世若此斯文朋舊與有光焉表弟白質知縣賦性偏下急屢嘗苦
口殊不能改非得左右念僕之故大加警督何以自立千萬勿以其不
可教而棄外之與僕受惠均矣人還專此上謝會晤未由乞為道自愛
以副遐想

與南京羅司成明仲書

去歲蒙 恩昭雪牽復病散之軀豈得堪此旋聞執事入官留都大慙
士望第僕離羣索居歲月滋久氣耗髮變荒廢學業不足為故人道也
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先精定本亦不敢不自勉亦因樊邑余
生詣南雍便專此謝忱遠惟為道自重不備

簡都憲屠同年朝宗

奉領堂程次第辭金二冊及華翰獲見大君子之詳及操履之介深慰嚮仰但恐筆力萎凡莫盡揄揚為歎謹當具藁庶未上浣佳紙也觀此舟時有客在坐似云齋宿節假之時未有哦詩作文之日不知與高明所見何如併以奉聞用博一笑

復拜祥學士書

邇者楊黃門南還嘗託致書絨春秋屬辭一部皆不審徹尊聽杰使來承教手書并佳扇之贈拜受感引疾終老於先生私計雖得弟人望所屬大於此者當未滿也然有益風教則多矣孤陋之蹤未有請教之期臨風惘然乞倍萬保重以棟斯文章其

復南京董尚矩侍郎書

兩承惠書兼和鄙詩相念之情溢于言表上失裁答負罪良深蓋緣小兒自三月來得傷寒病甚危兩月方起鬱之懷近日始舒且叨禱無

補而去留之間未有言策有愧故人多矣因錢主事歸便草二布忱工萬恕答不具

答航濟川講經

承錄山遊題詠及徐司空倡和之作風嚴展誦殊覺灑然如在西山蒼翠間不知塵鞅之羈暑暘之惱也手卷跋尾竢過當勉為之十三日早赴北山陪祀用長老詩容歸日了遠適為衍聖公題山水一絕附上亦可以見區區心事也

與族姪師魯

程謹才到一日所云整理諸書撥冗了得漸有次第待渠歸時一總寄去彥夫乃尊墓誌寄去已久彼累次書來又託孫郎中催取甚駭予意近得吾姪書云在李源十景用葉中急開取觀之始見大抵京師人事擾多不暇詳如此但當時行狀已不見欲添入者不知何事更得寫來為佳天爵敬之及吾姪今次提學所考如何承之亦有書來其學想

益進矣蓋進學多在靜中體之可驗也諸不能悉惟以時加策以副遠懷

與致政學士江東之書

奉別不覺十餘年世故鞅掌無足為先生道者蜀中人來恭詢道體安好其慰斯文老成在者幾人不能不遠企清風而恨瞻承之無從也因何同知邵章赴官專此維時臨冬惟自愛以迓多祉不具

復巡按雲南都憲張同年汝欽書

邇承手書見示奉誦再三如接風采聽緒論不知睽違二十年之久也且論起居清吉邊閫寧謐俾

聖天子無有厥憂足占所學益用加嘆歐陽愈憲書蒙諭已徹見區區心事無容再贅也側聞公論久在老兄均勞之召旦夕間爾領教有期慰渴殊甚使還專此答謝鄉墨二笏侑忱惟尊照不宣

簡祭酒林同年言大

承借東萊集舊本所補校者不獨入閱錄一篇而已專吏奉納并借餘者俟總校過轉送國監補刊嘉惠後學功有所歸知必無靳也

簡學士李同寅賓之

賤體於趨走拜起皆不相礙但痰嗽一作即牽絆作不相能方貼膏藥及眼前藥未見如何明日不免扶疾入朝承軫念下問不勝慰感專此奉復

復巡按南直隸何都憲世光書

去歲曾令小僕隨董侍郎南歸因付一書計達尊聽久矣使來復荷音見慰相念殊深感近屢見當軸者備道左右化邑時事皆可推行列郡新安雖狹小不足展布然亦當在惠澤之下非特一人之私而已僕五十無聞濫塵講席何補

聖明徒竊竊祿之愧不足為賢者道使還專此布謝維時春首百冗相仍遠冀倍常保重以副寵眷不宣

復青州徐中行推官書

徐佐來得孟秋二日灯下書及白丸子一裹收訖承聞署印匆冗酬應不暇初政值此誠若不堪然便能受知上官大服民志上下交孚足占所學喜慰無量更得始終此心知舊之望也今歲進表官回嘗有二書一達巡撫公一達憲使公雖不足為左右重輕亦少盡故人之情而已僕血氣加衰百無所益思就閒局以了此生餘無可為故人道者南金春官必時相見轉致一言殘暑尚炎惟自玉以慰遠想

簡刑部楊主事志仁

文懿公傳久未能脫稿正以事體重大非敢故為稽緩也然亦在數日內求教更乞以此意轉語秋官不罪幸甚文稿六冊諸經說六冊雜稿三冊今具數于右暫留者悉明註在下容次第納還先此申復

復王庶子世賞

元吉賢姪來得手書備悉其慰。第先生在遠不知舊歲事體宜有

未相值悉者也蓋僕到京師值老奸謀將復起羣象觀望交誦之秋僕殆如一霜葉舞于風中亦不自料可至今日大抵士風之藐視往時更甚數倍自去冬來老奸既斃交誦者始寂然退聽先生入懇適當其時公論大明聞者咸喜蓋福人為事常與奸光景相會與羈人劣夫大相懸絕自然如此所大喜者通家故人同被誣枉次第昭雪可藉于以不辱先人誠

主上莫大之恩無力可以圖報也耳元吉來值堯子病危甚以此其至失照管計不為罪文書到日幸早收拾北來不審老夫人就養否老母登獨荆皆屬筆致意先生未來時瓊山翁每見必汲其為賢者倦至意亦不可不知也惟千萬保愛以副遠想

復詹存中簡

近得寄來書并佳作及糖糕法藥一。收訖第到京之後公私交冗殊無一刻清思未能和答徒馳情于流塘上下山水間耳吳汶凡處人便

草二布復其心事自具其書今并附去惟賢父子始終其惠庶僕亦必分其作伐微功不虛叨其醪醑可笑也天寒凍筆不能盡所欲言遠惟心照不悉

與致仕邊侍郎先振書

一時交游屈指無幾睽違之感計同此心也錢指揮往來備詢起居佳勝甚慰僕再塵班行無所補益况多病早衰旦暮間亦思歸耕瀛東奉晤之期可預卜也因縣尹使中草二布忱天暑方熾惟保愛以迓多祉

簡付諸庶吉士

詩家所謂穩熟者正以其措意寫景用字押韻處自有整策不鑿不奇非聊非粗着已而已節目如此願諸友更加進步不但取足於此乃為貴耳

簡賓之學士

連日坐冗未得再慰又值齋禁不勝缺然硃墨一函先奉去備用源續

因喪其族人司正君給假未來來即叩夏布所售之處專人另報也三先生廿五日進講時已嘗亦皆戚然問其詳失於返命幸怨天氣寒燠不定惟早晚節哀自愛未聞

簡學士陸同年廉伯

藝文類聚傳寫不一轉加猥冗得執事鉛槧餘力手賜校閱理淆為整俾觀者免于厭煩為幸多矣謹當什襲以示後人知前輩作事可法而草者者可戒也伴還專此上謝山谷全集聞濟之言鈔錄亦在數日可了隨當取至奉覽未聞

二

尊論以醫戒省事寡言以是不承數上候問日想益佳勝可出矣送徐都闔詩聞得已有藁千乞檢界三五日內送去老者相促頗勤故也會孔塲樂用拜主三同年醪禮四錢伍分送士英京北處專此付告說郭久淹樊館負罪二二納上計三十八冊幸付典籤餘容面謝未聞

歲晏春首人事相仍屢天候問閭貴恙漸減第未灑然脫體恒切懸
鄙意欲尊候命人編召諸醫與鄉戚友朋從長面計証當孰先劑當孰
急自加斟酌庶治療有歸一至當之論而勿藥可期也恃愛之深義踰
骨肉不能不盡布所懷惟照答幸甚

復致仕閣老尹先生書

吳尹來承台翰示下披誦再三如面光霽奉教言慰感無量生荷
聖恩昭雪到京百無一補適者又傲冒進官增愧無已所需文字本非
敢當但均意所屬亦不敢辭也吳尹行急連夜併成殊不足觀尚念門
下之故大賜筆削庶可登梓不然棄之可也千里相望不敢盡所言惟
倍萬保蓄以副願望

復學士于喬書

伏聞令尊君繼太夫人相棄捐養令人怛然况在純孝何以堪此願

主上加念吾人卹典優崇可無憾九泉左右亦當體此節哀勉圖大孝
為憐耳令郎來京示書及厚儀收訖感僕自昭雪復官以來無絲毫
補報于

聖學比者乃僥冒進官益深慚愧莫知所以為報也令郎南歸謹哀薄
贈一封奠章一通付上外素幣一疋少充誠香之忱遠近相望言不盡
意惟照答不宣

簡復馬少卿宗勉

承見昇食經諸方在寒舍始踰年百不及一與在尊處無異近始錄完
此方不知何人所傳乃亦不售奈何奉還一笑適又承惠和諸詩詞翰
並佳附此以謝

答福建憲副司馬通伯書

遠承東書及嘉幣一疋登受之餘愧感僕自前歲荷

主上昭雪再塵

講席無絲毫補報載進官階實出非分所冀故人將

加策勵庶免悔尤而來書獎予過厚令人赧然不已側聞憲節分駐海上時清多暇德業日新甚慰但向得手教云曾有長書託雲谷總戎見飛堯無下落倘獲檢出舊稿書昇得終教愛之意幸執大馬專此布謝惟為道自重以迓多祉

與汪大參親家文樂書

遠承遣使惠書侑以賀儀過厚登受之餘愧感。僕自到京無絲毫上報

聖學荷蒙優寵僥進官階實出意外所冀至感不棄迂左時加譔策庶免悔尤而獎予過厚非所望也尤母及拙荆兄弟幸相安不勞遠念人還專此上謝萬一良觀未由乞自愛以迓多祉

簡宗伯倪同年書

此璇璣圖本得之衍聖公者止讀得二百六十首近有人偽惠一紙亦讀得二百六十首今奉觀但寫頗精緻欲作一卷乞分付錄者勿點污

發還幸尊處卷俟遲日納還未聞

與河間謝太守道顯書

王地官來承語及郡志此文關之典得高瞻垂意誠一邦之幸也河間雖古名郡最受兵燹文獻無得而徵僕每於傳記中有見即錄出日積月累頗多因此奔走願莫之遂若果欲成之當勉自効以副雅意但須將各縣舊志畧命士人取修後數十年事跡無憚繁冗可一併寫來庶好采取以備成書也勿不盡所言惟尊照不具

答仇東之教授

承問胡氏繻葛倒懸之說此在春秋周桓王奪鄭莊公之政莊公不朝王牽率諸侯伐之戰于繻葛王師大敗鄭人射中王肩蓋洵是而後王命不行于天下左氏所謂周鄭交惡如敵國然故胡氏以為戰國之漸倒懸者倒置之義也暑熾日昏未暇詳檢彷彿記是如此兩後稍涼不惜見過間叙為佳

復劉都憲時雍書

遠承惠手劄及新書副以厚儀禮文過情收訖感第病散之軀無絲毫上補

聖明僥冒進官增愧而已修河之疏憂國愛君不負所學公論翕然文懿老先生為不然矣扶持善類自處有人非左右之憂也人還專此起居兼致謝忱惟謹重服食以副士望不具

復通政強同年廷貴書

遠承汝欽汝問來得先太夫人之訃及尊候孝履安詳且以誌銘見託本不敢當第鄉邦小子諗聞慈淑之行理宜有述而筆力委凡不足以發揮萬一負愧多矣茲因舍親趙守禦家人便附上粗幣二疋煩致几筵充辦香之誠稽緩不罪惟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未聞

簡暄東白善世

所欠觀音閣記已久非有推托直以旋讀佛書欲少窺一二然後著筆

庶不取笑觀者况所許楞嚴等經亦未見惠到故一遲至此耳昨日已將疎文帖子置案上只三五日決然撥拾付還更不能破調自增業障也

簡陳師召太常子貢士舉

賤友來京不得從容少叙迨今耿令尊老先生之喪無以用情輒哀賻少許并奠文一通寄上見久要之義耳愧不腆也哀輓序未及稿呈值老親抱恙日夕憂懼容錄寄上惟不咎稽緩萬

與太傅殿學慎庵徐先生書

自前歲詣關下拜辭而南仰竊尊庇幸獲襄事顧終歲抱病幾殆者數四不能以時奉狀負罪萬千計盛德海涵不責禮于棄人也北望元台無任傾注專人上謝并候起居卹典記二紙貽範集一部六冊附上所賜銘文謹已刊入增輝家乘感極涕零第在倚廬莫知所以為報耳瞻觀未由遠冀倍萬保齋以副海內之望不宣

與李遜學

前歲京師承惠奠禮哀章坐病未能裁謝久之聞有江右提學之行頗為駭異詞林作養幾人而轉用之若此左右固不以内外出庫為欣戚也邇者修書之命下臨苦塊既非其人又非其時已具疏報辭矣因便輒一言之遠惟情照不次

與大司馬馬先生

敏政不孝譽鍾先妣荷家台候賜奠賜賻兼與覆奏給驛而南存歿之間感戴何極第不肖抵家抱病終歲不克以時上狀申謝負罪大矣茲者忽奉詔命驚惕不遑此實台司存念至情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專人北上俯致謝忱并布哀悃惟時盛暑乞倍萬保齋以副海內之望不次

與楊介夫侍讀

遠聞邸報進輔

儲極雖苦塊中未敢輒與慶事而吾道增輝甚自慰也茲五月下旬忽奉詔旨俾當書館總裁之副為之驚惕不能已二足雖台司眷存美意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之便一布之有可致力處為僕一言尤見至愛也

與趙太常

奉別不覺兩易寒暑每京師人來恭詢老先生起居加健及諸位賢舅並臻佳裕甚慰遠想第僕抵家無日不病近日患疥不能動履惟理簡用以度時日不足道也副總之命驚惕殊甚况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專令程戎詣京事在面白本府奏繳開壙文冊亦望拜該科該部大人處一言青目為感汪玄錫十分聰明已送入休寧縣學敏亨敏庸及埲姪俱送入學朱儀于恩俱送歛學僕在家止幹此一事雖不知日後成就如何然使之周旋禮義之場少得寡過以不墜先業亦云幸矣弟媳母子俱安好不勞遠念也老先生前不另書乞道言萬二

書與仇訓導

歲前得手書見以東之為名甚駭急啓而視之乃知有易名之說字遂
翁矣否極必通遂將自此始乎僕自抵家棲息山堂編刻新安文獻志
千餘板幾定第衰病轉作不時又無可相告語者思得遂翁來一講快
何如邪倚廬聞 召不勝驚惕是雖台司記存之美意然僕尚在制中
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令程戎入京草 為此舍親處新刻道命錄
一書附上不必多示人也

與白司寇先生

僕扶櫬南歸荷蒙台候賜奠至再慰諭勤倦非鄉曲愛厚何以獲此第
苦塊餘息抱病終年不能以時上謝負罪深矣適者忽奉

詔旨使當書館總裁之副為之驚惕不能已 此固出于老先生記存
美意然在不肖則豈敢當為是專令家人程戎入京布此哀悃惟賜一
言俾得終制而後供職則公義私情庶幾兩盡可否更乞賜教為幸未

由良覲乞倍萬保蓄以副 宸眷不次

與傅亞卿書

奉別既久屢承致聲抱病經年未能裁答計執事迂度不責禮于苦塊
之鄙人也倚廬聞 召驚惕不遑此實台司記存之美意但僕尚在制
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恃愛輒一言之墨二奩侑緘惟尊照不次

與楊學士

邇得手教及奏藁諷誦再三知左右為詞林增氣若此爭坐之帖甚參
之書當 傳其內一事而占之則他日柄用又可知也僕抱病倚廬無
復世念忽奉 召命驚惕不遑此固左右推引之美意然僕尚在制中
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專此布悃進講之暇諸老先生之
前一言及之俾得終制而後供職乃至愛也遠惟心照不次

與林祭酒書

僕自前歲秋拜辭而南一向抱病殊無寧日荷蒙先生不棄屢辱賜教

雖骨肉無踰此僕雖至愚豈敢不自厲以上副至意那邇者恭諭晉亞
秩宗少慰士望而先生方以為憂私竊自念先生之憂固僕之憂也副
總之命下臨苦塊僕豈承當又恐轉喉觸諱其取憂有加于前爾家
人程戎北上專令進謁用致遠忱惟鑒納不次

與周司徒

邇者恭諭榮拜 渙恩司邦政兼復令嗣高踵世科斯文之大慶也顧
在倚廬未敢輒與慶事尚竢異時總布下悃而汪度海涵反辱手教及
名香佳帙之惠通家契分有加于前登拜之餘慚悚殊甚僕自南歸即
抱疾墓左無復世念不謂台司曲賜記存俾當書局但非其人又非其
時也輒因家人入京之便專此布謝惟尊照不次

與徐司空書

敏政不孝夙鍾先妣荷蒙左右念及通家曲感賜壆之典義踰骨肉稱
報無由耳惟有銘刻而已恭諭正位六卿士心允慨第在苦塊中未敢

輒與慶事姑竢到京之日少展此誠倚廬聞 召驚惕不遑况僕尚在
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專此布謝遠惟尊照不次

簡顏通守

考郡志宋國子祭酒汪公澥其先歛入徙居旌德茲僕編刻新安文獻
志欲附入之惜其制作遺文行實碑誌之屬莫得而詳也乞委旌德令
君詢其子孫一錄見寄使先朝名賢光遠有耀俾無遺珠之嘆非斯文
之幸歟刻梓垂成得便桂意萬二

與師魯姪

士之出處自有定分以師魯之種學績文豈在人下而秋試乃不得預
謂非命可乎然亦盡其在已者以俟天定而已戴寶之李彦夫亦嘗遭
此不必遠引也



八
官
文
集
卷
五
十
五
十
九
卷

